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电视剧《觉醒年代》

表演谈

##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

游溪 (上海戏剧学院讲师)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在上海被捕，宁死不跪，被国民党反动派乱刀砍死，时年29岁。

▲《觉醒年代》中张晚意饰演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觉醒年代》中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 观点提要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演技，以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展现了那样一个带有浪漫诗意色彩的觉醒年代，在每一个细节之处将家国情怀渲染到了极致，可谓是润物细无声。

◆从感官受到新思想启蒙刺激后的“觉”到用共产主义探寻救国之路的“醒”，《觉醒年代》的演员们把这个历程用真实、真诚和真心的表演完美呈现了出来，具有动人的美学力量。

演员往往被视为一部影视作品的叙事代理人，其演技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质量高低。观众看影视剧所能得到的最大审美快感之一就是来自演员的精彩表演，而精湛的演技和拙劣的演技所带来的感受绝对有天壤之别的差距。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演技，以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展现了那样一个带有浪漫诗意色彩的觉醒年代，在每一个细节之处将家国情怀渲染到了极致，可谓是润物细无声。

《觉醒年代》的浪漫不属于才子佳人式的粉色浪漫，而属于革命者的血色浪漫，因而强有力地支撑起该剧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其中，除了于和伟、马少骅、曹磊、毕彦君等一批成熟的演技派演员之外，还有张桐、张晚意、马启越、侯京健、朱刚日尧、夏德俊、高爽、林俊毅等诸多青年演员，用他们真诚质朴、富有灵韵和匠心精神的表演，不仅唤醒了剧里那个时代，也唤醒了我们这个时代。

### 通过独特的日常化表演，表现革命者们那些难以扮演、驾驭的个性特征与精神特质

想要演活历史人物很难，而演好红色革命题材中的人物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是《觉醒年代》中的那些“90后”“00后”，他们出生于风云激荡、变幻诡谲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论是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还是胡适等，每个人都有热血和激情、睿智和理性等难以扮演、驾驭的个性特征与精神特质。为了能让历史教科书上的人物鲜活起来，剧中青年演员一道前往龙华烈士陵园为烈士们扫墓，接受红色党史教育，认真查阅并研读党的章程、理论及相关档案，尊重表演艺术的真谛，始终把自己的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动作体态当作塑造角色的工具，而非展现个人魅力的手段。他们免于成为大众刻板印象中概念化和脸谱化的角色，而是通过独特的日常化表演来展现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如何反思、反抗那个混乱时代，从而来肯定美好的事物和情感，让观众在感动与泪水中完成具有教育意义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成长。剧中陈延年的扮演者张晚意本

人也是一位“90后”，通过查看历史资料了解到陈延年是一位气宇深沉、不苟言笑的青年，从刚开始信奉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到最后成长为一名理想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张晚意把这个转变过程作出了细腻呈现，成功塑造出一位勇敢奋斗、积极进取的青年党员。尤其是他跟弟弟陈乔年在英勇就义之时露出的至纯至美的笑容，让所有观众都为之心碎。

### “燃”代表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充满阳光的正能量

在学者本雅明看来，灵韵可以作为一种含有“本真性”的事物，它使得艺术品具有唯一性和权威性。他证明了戏剧表演的魅力在于“灵韵”，真正的表演是对生命的隐喻，而“灵韵”就是表演艺术的灵魂。张晚意、马启越、侯京健等人扮演的追光少年，眼神里都像点燃了火把，散发着光环的魅力：陈延年在放生蚂蚁时的纯净眼眸、拒绝父亲资金援助时的倔强眼睛、面对敌人时临危不惧的坚定眼神以及陈乔年在协调父亲与哥哥之间矛盾时的俏皮可爱，张晚意和马启越赋予了这两个角色“以回

眸看我们的能力”，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凝神沉思，感受表演艺术带给人的疗愈作用与净化功能；朱刚日尧抓住了西式学者胡适之内心的理性与感性的多层褶皱，并把它通过自己的精湛演技展现了出来；毛泽东的出场别具匠心，在泥泞中逆步于众人的方向，看到了风雨飘摇中国家的腐朽没落，侯京健赋予了这一个伟大角色以“灵韵”，让青年伟人身上的思想光芒逐渐放大；曹磊、夏德俊、高爽、林俊毅等人在公众宣讲和大声疾呼时，布满血丝的眼眶、涨红的脸颊以及颈部爆出的青筋血管，这种生理性的真实表演传递出角色的反抗压迫和启迪民众过程中的精神能量。这些演员凭借着匠心精神以及精耕细作的专业态度，塑造出来的角色都让观众觉得“燃”，因为“燃”就代表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充满阳光的正能量。

从感官受到新思想启蒙刺激后的“觉”到用共产主义探寻救国之路的“醒”，《觉醒年代》的演员们把这个历程用真实、真诚和真心的表演完美呈现了出来，具有动人的美学力量。



▲《觉醒年代》中张桐饰演李大钊  
▶《觉醒年代》中侯京健饰演青年毛泽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电视剧展播 觉醒年代

反观当下某些明星的“面瘫式”或者“毁容式”表演，则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诟病与指责，因为某些明星演员的表演只具有空虚的展览价值，“存在大于意义”，只刷个人的存在感却没有突显角色的存在的意义。他们被人嘲笑是：无论是生气、发怒还是悲伤、痛苦，都是一副面孔或者只会“瞪眼”“撇嘴”等非常外显的表演方式。这样一来，五官越完美，其能指越苍白。精修的面容里只藏着快餐社会的浮躁，却始终没能明白它的意义是用来支撑和完成一个演员的表演。

青年演员如何迎来表演艺术的“觉醒”？只有对待表演艺术真诚、富有灵韵和匠心精神，才能在创作角色时深入角色内心世界，进而将这种体验真实地、艺术地反映出来，由内而外地真实地把握人物，不断训练自己进行更多层次、更有深度、更为细腻的表演。因为表演艺术是对最具生命力的人性的最大解放，是对人类精神本质的不懈追寻，这也是《觉醒年代》里这些真正的演员所坚持的最高艺术理想。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电视剧展播 觉醒年代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陈独秀，在《觉醒年代》中，以一个有血有肉、烟火气十足的饱满形象，突破了“历史书上的名字”，成为近年来中国荧屏留给观众的最难忘的人物之一。陈独秀的塑造者于和伟，将细腻的情感融入豪放与不羁；将革命者和学者的敏锐、机警藏于幽默与疏朗之后。激情洋溢的演讲，令人热血沸腾；独坐一隅的静默，玄思深沉。于和伟动静皆宜的表演，让观众走进历史的波澜壮阔与筚路蓝缕，缔造了绝佳的桥梁。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特立独行，机智幽默，既行文论道，忧思天下，又常常在烟火场景中打转，时不时沦为“吃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般的陈独秀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鲜少出现。事实上，也正是人物身上折射的这种多面光彩，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人物。继电视剧《中国1921》、电影《建党大业》后，于和伟在《觉醒年代》中第三次出演同一个人物，显然，后者这种性格塑造极大地激发了演员的创作冲动，也给予了演员更大的表演空间。

陈独秀在《觉醒年代》中的第一次出场，是1915年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校园内，中国留学生们正为“倒袁”还是“拥袁”争论得面红耳赤。青年学生李大钊痛陈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力主开启民智。一个须发乱，蓬头垢面，衣衫邋遢的“叫花子”一边听着李大钊的慷慨陈词，一边扒拉着被学生们冷落在一旁的午饭，嘴角还滋着一抹油星。“的确是见识极低的青年。”这也是全剧的开篇，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见如故，三个掷地有声的“非也”，道出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人相约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

而作为《觉醒年代》最早“出圈”的名场面，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的画面曾打动无数观众，屡屡冲上互联网热搜。天发杀机，战云四飞，倭族趁机，逼我夏宇，茫茫河滩之上，风沙肆虐，唯不见山河锦绣。陈独秀指着那些饥不择食、衣衫褴褛的逃荒民众嚎啕大哭：“我们得建党……一个可以将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党。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对戏时，于和伟向导演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在其他任何场景，他可以用无数种方法演绎不同的悲伤，这是演员的职业技巧与表演水平所在。但这一场戏，他没有选择——陈独秀无法失声痛哭，而且是嚎啕大哭。从播出后的反响来看，于和伟的共情是准确而有力的。正是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催生了伟大的信念与力量。“当时，我们的国家是那么地积贫积弱，人民衣不蔽体，觉醒的那批人不是大多数，那些难民才是中国的大多数。”在触景生情的于和伟心中，百年前的时代骄子们，都共享一种赤诚，都心怀一种担当。此时此刻，好的表演让誓言不再空洞，听者因此动容。

于和伟的二度创作能力让人过目难忘。他的表演为陈独秀这个人物注入了强大的自信，人物的神先于形被观众记住。从样貌来看，他本人和历史照片上的陈独秀是有差别的，但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神似。正因要用心塑造好这个角色，于和伟有了一个契机：他静下心来读书，走进那段历史。通过阅读大量史料，他逐渐勾勒出陈独秀的“轮廓”：“他热烈、坦诚、豁达，甚至有股狂狷之气。他既武断，也坚定；既狂狷，也赤诚。我觉得，抓住这些特点之后，陈独秀的形象就可以出来了。”在于和伟看来，陈独秀，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卓越的那一批。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走进他们浩瀚的誓言，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一次额外的精神洗礼。

在于和伟看来，主旋律作品要能够打动人心，无外乎一个“真”字。《觉醒年代》中有一个场景，于和伟在滂沱的大雨中连拍了三四条。五四运动爆发，陈延年在演讲时被暴徒打伤，得知消息匆匆赶来的陈独秀，立即背起负伤的儿子向医院跑去。暴雨之夜湿滑难行，陈独秀突然脚下一滑，连带着背上的儿子一齐向地上跌去。身材并不魁梧的陈独秀突然青筋暴起，咬牙挺起身板，继续背着儿子向前跑去。最后一次拍摄的时候，副导演提议拉于和伟一把，却被他坚定地拒绝了，“要的就是那个艰难，唯其如此，才能真实。”

《觉醒年代》中的父子情拍得相当动人，这是影视作品首次展现这一层面的内容。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一直都不亲近，但他们刚烈的性格却像极了父亲，要把生命用到最后一刻，奔赴那自己认定的信仰。面对两个儿子，陈独秀也始终把冷酷和严苛放在表面，希望儿子不要依附任何人，学会自己跑、自己飞。男儿当自强，要有顽强的意志力、强健的身体、独立的思维，才可以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从这点来看，他又比任何一个父亲都要更爱自己的孩子。

在研读陈独秀资料时，有一个场景于和伟悲痛许久，始终难以释怀。尽管历史上的陈独秀与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之间有不少理念和情感上的冲突，但他在狱中坐牢时却曾专门要来过一杯薄酒，用来祭奠延年和乔年，而这时，距离延年、乔年牺牲已将近十年。剧中有一幕，还是五四运动那一年，送别俩兄弟留学之际，陈独秀目送着他的孩子远去，热泪夺眶而出。于和伟说，自己在那一刻“仿佛和陈独秀的灵魂合二为一”。“或许他已经预见到了，两个儿子走上革命道路后，可能会面对牺牲和死亡的命运，但他仍然支持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可以说，于和伟将陈独秀的宏大誓言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紧紧相连，观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凭借自己的传神演绎，展现了陈独秀的思想和魅力，让角色带着一种独特的力量和美感，借助影像的艺术再现，不急不慢地从历史深处向今天走来。

## 不避刀斧 他演出了革命家的桀骜与天真

于和伟，走进他们浩瀚的誓言，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一次额外的精神洗礼。

在于和伟看来，主旋律作品要能够打动人心，无外乎一个“真”字。《觉醒年代》中有一个场景，于和伟在滂沱的大雨中连拍了三四条。五四运动爆发，陈延年在演讲时被暴徒打伤，得知消息匆匆赶来的陈独秀，立即背起负伤的儿子向医院跑去。暴雨之夜湿滑难行，陈独秀突然脚下一滑，连带着背上的儿子一齐向地上跌去。身材并不魁梧的陈独秀突然青筋暴起，咬牙挺起身板，继续背着儿子向前跑去。最后一次拍摄的时候，副导演提议拉于和伟一把，却被他坚定地拒绝了，“要的就是那个艰难，唯其如此，才能真实。”

《觉醒年代》中的父子情拍得相当动人，这是影视作品首次展现这一层面的内容。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一直都不亲近，但他们刚烈的性格却像极了父亲，要把生命用到最后一刻，奔赴那自己认定的信仰。面对两个儿子，陈独秀也始终把冷酷和严苛放在表面，希望儿子不要依附任何人，学会自己跑、自己飞。男儿当自强，要有顽强的意志力、强健的身体、独立的思维，才可以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从这点来看，他又比任何一个父亲都要更爱自己的孩子。

在研读陈独秀资料时，有一个场景于和伟悲痛许久，始终难以释怀。尽管历史上的陈独秀与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之间有不少理念和情感上的冲突，但他在狱中坐牢时却曾专门要来过一杯薄酒，用来祭奠延年和乔年，而这时，距离延年、乔年牺牲已将近十年。剧中有一幕，还是五四运动那一年，送别俩兄弟留学之际，陈独秀目送着他的孩子远去，热泪夺眶而出。于和伟说，自己在那一刻“仿佛和陈独秀的灵魂合二为一”。“或许他已经预见到了，两个儿子走上革命道路后，可能会面对牺牲和死亡的命运，但他仍然支持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可以说，于和伟将陈独秀的宏大誓言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紧紧相连，观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凭借自己的传神演绎，展现了陈独秀的思想和魅力，让角色带着一种独特的力量和美感，借助影像的艺术再现，不急不慢地从历史深处向今天走来。

觉醒年代